



为给公主选婿
他掏空了身体
可是为何公主看他的目光好古怪？

“裴子期，
你……愿不愿做我的驸马？”

良臣不可求

丫梨
著

丫梨

著

黑暗料理
小公主
——VS——
耿直正义
俏尚书

《飞魔幻》
超人气连载

原名《公主饲养计划》

美食治愈爱情记

| 天降奇缘 甜到牙酸

——他这么手无缚鸡之力，本公主必须保护他一辈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地址：南京市凤凰城（210000）

良臣不可求

Y
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臣不可逖 / 丫梨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399-8552-7

I. ①良… II. ①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8735 号

书 名 良臣不可逖

作 者 丫 梨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丐小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艾璐璐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45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552-7

定 价 32.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 驸马 / 01
第二章	· 良辰 / 029
第三章	· 心虚 / 69
第四章	· 贵客 / 88
第五章	· 相好 / 117



目录

第六章	· 美人	1/45
第七章	· 险地	1/76
第八章	· 决断	1/205
第九章	· 克星	1/235
第十章	· 月圆	1/263
番外	· 滋味	1/294



良臣 不可 求



❀ 第一章 · 驸马



大殿高座之上，端坐的是威严的九五之尊，立于堂下的，是一身墨绿色官服，俯首听命的年轻臣子。

只听得座上之人说了这么几句：“……朕一向对爱卿颇为看重，思来想去，此次为二公主甄选驸马之事唯有卿可担此重任，故而将此事托付。”

“微臣必定竭尽全力，不负皇上厚望。”

“还有，驸马人选除例行考核之外，还得加上一条……”

“请皇上明示。”

“嗯……”威严的皇帝略微迟疑了一下，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眼神之中略现出了些宠溺之色，缓缓道，“朕这个皇儿被朕娇惯多年，素来任性霸道，故而……这驸马人选还得让她自己首肯方可。”

“微臣……”那立于堂下的臣子似乎也稍稍顿了那么一下，犹如青竹一般挺拔的身躯似乎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压得更弯了，片刻之后，才听得他又朗声回道，“愿为皇上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爱卿此话严重了，朕不过是让爱卿为朕的二公主选个驸马罢了。”

……

“驸马是什么？能吃吗？”

就在这座大殿内，另一侧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摆了一架风雅至极的“花中四君子”薄纱屏风的后边，却另有一番不太“风雅”的天地——

前方君臣两人议论的中心人物二公主悦宁正盘腿坐在一方贵妃榻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盯着屏风另一边看。

“公主，您小声点儿，万一那位礼部尚书大人听见了……”一旁的小宫女红豆不怕死地出声提醒，“似乎不太妥当。”

悦宁眉毛一掀，拍了拍手，直起了身子，颇不以为然。

“怕什么，听就听见了，他能把本公主怎么样？”

实在不能怪她态度太差，她又不是真如她的父皇所言那般真的“任性霸道”，她所针对的是招驸马这件事。本来嘛，在悦宁公主自认为舒服的公主生活里，是绝对没有想过要增添一个什么“多余的”驸马来的。

驸马有什么好的？

同为公主的大公主乐雅前年招了个驸马，前不久，乐雅公主回宫与悦宁叙话，悦宁眼见着乐雅一口气吃了三碟点心，五份糕点，不但喝光了她的杏仁乳羹，用膳的时候还风卷残云一般抢了一大半的菜，临走了还打着囑要求打包带走。

没吃饱的悦宁公主怨气满满，忍不住问了一句：“大姐姐究竟几日没吃饭了？”

乐雅公主面色微红，小声地嘀咕了几句。

悦宁没听清，后来这番话还是小宫女松籽复述给悦宁听的。

大意是说自从有了驸马之后，乐雅公主便不敢多吃，一是怕吃相不雅，在驸马面前失了公主的面子，二是担心吃多了发胖遭驸马嫌弃。乐雅公主成亲近两年，一直忍了又忍，后来终于没忍住，跑到整个宫中美食最多的悦宁公主那里狠狠地放纵了一次。

看吧，乐雅公主就是个特别可怕的例子。

招驸马招得连饭都不敢吃了，还有没有人性啊！

因而，当素来宠溺悦宁公主的父皇母后商量着要为悦宁择选驸马时，悦宁公主毫无未嫁之女的矜持，直接冲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表示，自己的驸马得自己挑！

当然，就算悦宁公主是整个皇宫里头最得宠的公主，这个胆大妄为的要求也未能得到皇帝与皇后的一致认同。最终，两方协商之后，总算是得出了一个各让一步的结果：驸马人选必须走惯例流程来挑，然而符合要求的人选都要交与悦宁公主自己过目，必定要悦宁公主自己点头答应才可定为最终人选。

大巽朝风气还算开化，并不太约束女子的自由。

因而，就在悦宁公主躲在屏风之后偷听了君臣谈话之后一天，有小宫女前来羲和宫向悦宁禀报：礼部尚书裴子期求见悦宁公主殿下。

哟，来得倒是挺快。

听到禀报之时，悦宁正在羲和宫的小厨房里，系着围裙撸起了袖子，专心致志地对付着一块被揉得惨不忍睹的面团。听到小宫女的传话，悦宁总算放下了手中的面团，点了点头道：“本公主这就去会会这位尚书大人。”察觉到周围小宫女们暗暗松了一口气之后，悦宁立刻又补了一句，“等见完这位大人，本公主再回来接着做莲花饼给你们吃。”

“.....”

后宫女眷当然不能让外臣进自己的寝宫，故而，从小厨房出来的悦宁公主先仔细梳洗了一番，随后带了一众宫人浩浩荡荡地去了专门接见外臣的景春台。

前一回见到这个礼部尚书时，毕竟隔了一层密实的屏风，悦宁也没怎么细看，这一次，一走上景春台，悦宁就看见了那个名叫裴子期的礼部尚书。

这位尚书大人年纪很轻，绝对不会超过三十岁，这么年轻就能坐上礼部尚书这个位置，看来这个裴子期的本事一定不小。他的样貌也生得不错，最难得的是，那一身在悦宁看来丑如癞蛤蟆一般的墨绿色官服，竟然被他穿出了一种温润如玉的气质。

公主驾到，臣子自然俯首行礼，不敢抬眼。

一整套礼节结束之后，两人终于进入了正题。

这个裴子期虽然年轻，但毕竟身居礼部尚书之位，说到以往为各位公主择选驸马的标准与惯例，一条一条说起来倒是颇有条理，一点儿都不带迟疑的。

然而悦宁公主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她听了几句什么品格端方什么才

学出众，就走神了，然后，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厨房里尚未成形的莲花饼。

她其实已经做过好几回莲花饼了，第一回是放多了糖，她当时自己吃了一口就吐了，喝了足足两杯水才缓过来。第二回她严格控制了用料，自信满满地放入了烤炉，结果却因为太期待成果，不断地将饼扒拉出来看，最终烤得半生不熟，她咬了一口，那滋味令她终生难忘。第三回，她又认认真真的做了，然后放入烤炉，并且学乖了，不再守着炉子，而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之后吩咐小宫女红豆与松籽去拿出来替她先尝尝，看着两个小宫女一边哭一边“咔咔”地啃着两块“煤炭”，悦宁公主就明白过来：哦，看来这回是烤太久了。

竟然失败了三次。

那么，这次……一定要成功！

“……公主？”

“嗯？”

谁在说话？打扰她的思路！

“公主，不知微臣刚才所言可合公主心意？公主是否对驸马还有其他要求？”

悦宁总算被杵在自己眼前犹如一竿修竹一般的礼部尚书裴子期拉回了思绪。

对了，怎么把“驸马”这事忘了。

虽然悦宁因为在思考莲花饼的事而没怎么听这裴子期说话，但不用想也能猜到裴子期所说的那些驸马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大概是哪一些。寻常人择选夫婿不就那么几条吗？外形俊朗，内富才华，外加什么人品啦家世啦……但这些又有什么用？大概世人都觉得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吃，却能拿出来摆着看吧。

悦宁稍稍斟酌之后，总算回答了裴子期的问题。

“本公主的要求不多，只有……两条。”

“不知是哪两条？”

“第一，这驸马不得干涉本公主……”

听到这里，裴子期不禁暗自点头，不错，公主是皇上的掌上明珠，驸马是臣，即便尚了公主，驸马当然也不能随意干涉公主的事，这条当然对得很。可裴子期才刚这么一想，就听见悦宁公主在这句话之后补了一个词。

“……用膳。”

“……”

“对，无论本公主什么时候想吃，喜欢吃什么，不想吃什么，以及……吃多少，都不关这个驸马的事，这条必须先给本公主记下来。”悦宁说完之后，还煞有介事地盯着裴子期看了一眼，那眼神很明显，是在强调让裴子期“记下来”。

裴子期充分发挥出一个能臣所具备的素质，低了头，朗声道：“是。”

“至于第二条……”

悦宁公主又迟疑了一番。她想起自己身边的两个小宫女红豆和松籽痛哭流涕地吃下自己做的莲花饼时所说的话。

“奴婢们……对公主殿下忠心耿耿一片赤诚之心，愿为公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对，这个驸马，也得这样才合格。

“第二条就更简单了。”悦宁公主自信满满地道，“本公主愿为未来的驸马亲自下厨，洗手作羹汤。投桃报李，这位未来驸马也该发自内心地珍爱本公主所做的吃食。”

听了这句话，小宫女红豆与松籽都咬紧了嘴唇没吭声。

而一直以俯首的姿态站立在悦宁公主面前的礼部尚书裴子期大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裴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悦宁十分不解。

“微臣……”

仿佛有咬牙的声音？

“……微臣深受皇上隆恩，此番受皇上重托，愿为此事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嗯哼，听起来还挺郑重的。

那一天，脑子里素来只思考着怎么吃和怎么做吃食的悦宁公主，破天荒地思考了还没见过的未来驸马一回：不知那驸马吃了她做的莲花饼，会不会敬仰她如天神？

哇哈哈……

裴子期之所以能在这个年纪坐上礼部尚书的位置，大概朝中大部分的官员都以为这是皇恩浩荡，其实裴子期本人也挺争气。而他最争气的地方就在于他自小父母双亡，是养在伯父伯母身边长大的，而他的伯母，又刚好是皇帝最信重的长公主。

但是很显然，真正的内情往往容易被庸俗的世人所忽略。

裴子期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到会将所有事情的细节都一丝不苟地进行了解，然后再一丝不苟地进行各种分析判断，最后再一丝不苟地去执行。尽管他如此认真，但依然不影响办事的效率，因而，这个十分认真的官员深得皇帝的欣赏，并很快一再提拔，将他放在了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上——礼部尚书。

既然坐上了礼部尚书的位置，那么，认真的裴子期自然要先将所有的皇族成员全部认真地研究一遍。毕竟礼部所要负责之事繁杂，而且都与皇家上下息息相关。所以，其实裴子期对悦宁公主早就有所耳闻。

悦宁公主行二，外间都称呼为二公主，乃中宫皇后所出，皇后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却只得了这一位公主，故而对其十分疼爱。而这位悦宁二公主又遗传了皇帝与皇后的优秀之处，生得十分漂亮，性格也不似其

他公主那般循规蹈矩、按部就班，颇得皇帝的宠爱，在后宫诸公主皇子之中都可算得上是第一人，几乎占尽了所有的好处。偏偏这悦宁公主还不知收敛性情，据宫中不多的传闻，她还真如皇帝所言那般“任性霸道”。

要把这样一位公主嫁出去，而且还得嫁得让皇上满意，皇后满意，外加一个公主自己满意……这还真是桩苦差事。

当然，这并不完全是让裴子期一听到“二公主”这三个字就头疼的原因。裴子期之所以对这位二公主悦宁印象颇深并心怀恐惧，是因为……咳。

裴子期与这位公主的初见，可并非景春台的这一次会面。

因伯母是长公主的缘故，幼时家中总会有那么些皇亲国戚的宴会。裴子期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只记得有一次自己正躲在府院中吃着冰糖葫芦，却突然冲进来一个穷凶极恶的小姑娘，叫嚣着要他把冰糖葫芦交出来。

裴子期自小就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压根就没将这个比自己矮上一截的黄毛丫头放在眼中。再说了，这冰糖葫芦是自己啃咬过的，上面还有一片口水，怎么能再给别人吃？

谁知那小姑娘凶恶无比，一言不合就冲了上来，两只小手如猫爪一般锋利，三两下就抓花了裴子期的脸，顺带趁他愣神的空当抢走了他手里的糖葫芦。

裴子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怎么会有这样的恶女！

后来又见了几次，听到下人的称呼，他才知晓那个恶魔一般的霸道小姑娘是皇帝最疼爱的二公主，绝对是个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自此之后，一提到“二公主”三个字，裴子期的头就有点儿疼。

此时此刻，裴子期已回到礼部，给自己倒了一杯清茶，坐于案台之前，开始认认真真地思索为二公主悦宁择选驸马一事。

可想着想着，他就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

分明是许多年之前的往事了，而且裴子期也几乎可以肯定，这位二公主压根就没把他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放在眼里过，恐怕早就将这件小事忘了。

但是……自个儿将那段往事深深地记住了。

嘶……疼。

裴子期咧了一下嘴，翻开了案卷。

大巽朝正逢盛世，国泰民安、四海平顺，在位的这位九五之尊也颇为圣明，在明君之下，朝中自然多的是各类青年才俊，而大巽朝也并没有打压驸马仕途的惯例，因而，要寻个与悦宁公主年纪相当的驸马人选，其实并不算太难。

裴子期翻了一下午的卷宗，又找了礼部侍郎许初言来商议，最终暂时拟定了三个人选。

“明日得空，你我出去一趟细细考察，再将这人选递上去。”裴子期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毕竟此事……皇上十分重视。”

许初言性情洒脱，又是与裴子期幼年时代一同长大的玩伴，成年之后又恰好在一部任职，相交甚好，两人明面上还做做样子，可私底下素来不讲什么上司下属。对于裴子期的幼年“阴影”，许初言是个为数不多的知情人。

因而听到裴子期后面那一句，许初言叹了一口气：“皇上素来圣明，对这位二公主的事儿却不那么……圣明，不然也不能将这位二公主养得这般肆无忌惮。”

这话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大逆不道。

因而裴子期一边点头一边怒斥：“不可妄言！”

第二日一早，裴子期与许初言点了卯，就相携出了礼部大门，也不坐轿，只叫了两个小厮跟着，先出去找了个茶馆喝茶，听了半上午的书。

然后，两人才慢慢悠悠地朝京城最有名的酒楼松鹤楼走去。

裴子期打算先去察访第一个人选——中书令柳大人的次子柳子澄。

中书令柳大人是朝廷重臣，官品人品都无可挑剔，家世背景更是没的说。柳大人的次子柳子澄据说是仪表堂堂，颇具才学，也有了功名在身，已是候补官员，等着补缺。

除此之外，让裴子期很快下定决心在柳子澄的名字下边画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据说这位柳公子人品端方，既不沉迷音律丝竹，在女色上头也没什么不好的风评，唯一的爱好便是美食。

裴子期想起那位二公主悦宁提出的两个要求……

嗯，吃，以及吃。

裴子期琢磨着，柳子澄与二公主悦宁应当很有共同话题。

京城早有传闻，说是城内最著名的酒楼松鹤楼自南边请来了一位有名的糕点师傅，正值花朝节将近，松鹤楼打算办一场花点盛会，邀请了整个皇城里最好美食的达官显贵。裴子期今次探访的目标柳子澄也在应邀之列。

裴子期的时辰掐得极好，刚好赶在松鹤楼的花点盛会结束之后到达松鹤楼的门口。

然而，松鹤楼门口熙熙攘攘全是人，不多时他们便看见有几人将一人横着抬了出来。

裴子期与许初言面面相觑。

许初言抓了个路人就问：“这是怎么了？”

“嗨，好好的盛会竟然弄出了事儿！”被抓到的路人显然很乐意跟人“八卦”一番，“看见那个抬出来的没？中书令柳大人的儿子！被人打啦！”

“怎……怎么回事？”

裴子期也没想到，自己出来这一趟竟然遇到这么个事。

“松鹤楼的花点盛会嘛，早讲明了是答题最多的人才有资格一品那糕点师傅的得意之作。柳公子本得了头筹，谁知道却闯进来个蛮横不讲理的公子非要强抢，一言不合两边就打起来了，然后……嘿嘿，柳公子就被打伤了。”

嘶……这事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礼部尚书裴子期大人突然觉得头有点儿疼。

但礼部侍郎许初言听得十分来劲，又接着问那路人：“天啊，连中书令家的公子都敢打，那人是什么来头？”

“谁知道啊……搞不好是什么微服私访的皇子王爷呢。”

许初言还想再问，却被裴子期面无表情地拽着回了礼部。

半个时辰之后，裴子期派去打听消息的下属回来了。

按说在天子脚下这么大闹一场，还打伤了中书令的儿子，应天府应当第一时间抓住要犯审问清楚。当时也的确有应天府的人去了，但据说那个闹事的人走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但礼部毕竟有自己打听消息的渠道和方式。

“……据说，是宫里的二公主乔装出宫，与那柳公子一言不合就……”礼部下属的回答特别小声。

裴子期差点儿当场喷出一口血来。

好了，看来这位柳公子的察访工作就不必继续下去了。这么大闹了一场，若那个刁蛮任性的二公主还能愿意招这位可怜的柳公子为驸马，那就见了鬼了！

“闻所未闻！”

裴子期还没怎么，许初言先掷地有声地丢下这么一句。

“简直……”

礼部的侍从缩了缩脑袋，赶紧退出了屋子。

礼部侍郎许初言还沉浸在自己的义愤填膺之中，愤恨地挥舞着拳头，却憋得满脸通红，无法在“简直”二字之后对那位他惹不起的可怕的二公主一个正确的评价。而礼部尚书裴子期大人已经十分沉稳地坐了下来，拿起笔蘸了蘸墨，在之前被他勾选的第一个名字后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叉。

然而画了之后，裴子期又隐隐有些后悔。

其实……

此事对于那位二公主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大事。

说不定他二人正是一对欢喜冤家，反而能结成一段良缘？

悦宁正朝这天底下最宠爱她的父皇撒娇。

“父皇——”

这一声喊百转千回余音绕梁。接下来要说的话她也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只等她的父皇被她喊得心软了，她就可以把心里的话一股脑地全吐出来了。然而，悦宁公主等了又等，盯着圣颜看了半天，还没等到她看出软化的意思来，就听见有宫人回报，说是礼部尚书裴子期大人求见。

悦宁公主有那么一点儿不悦。

“他来干什么？”

这一日风和日丽，悦宁闲来无事，本来是打算在御花园里采点儿新开的花做点心用，谁知道才踏进御花园，就遇到了她刚下朝的父皇。原本父女两人相见应当是父慈女孝的场景，然而最疼爱她的父皇一开口，就提到了前两日她私自出宫还差点儿闹出大乱子来的那桩事。

那事实在不怪她呀！

悦宁自小便惹祸不断，惹出了祸事之后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向她的父皇解释清楚，她当然是极为得心应手的。

可她这才刚起了个头，就来了个不速之客裴子期。

哼，打断了她的思路，这家伙简直罪不可恕。